續文獻通考

續文獻通考卷之六十七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節義考　忠臣六　忠隱

嘉靖死事諸臣

賀冕邵陽縣人嘉靖十年流賊刼掠冕率弟璋并姪四人奮勇拒敵以後援不繼死之

魏祥榆林叅将嘉靖十四年虜吉嚢入榆林古北口祥出兵禦敵力戰而死　詔旌其忠

劉世忠山西西路叅将嘉靖二十一年㕘虜板不孩小王子不及兒台吉與俺荅衆酋叛人高懷智等入大同塞破鴈門掠太原而南及潞州平陽諸郡世忠督將蹑虜

力戰應援不至虜集精騎三千圍之世忠晝夜創步戰虜
殺亦窘會金矢火藥俱盡虜盡銳攻之世忠中二矢死
事聞　贈官諡忠愍立祠祀之

王恭大同指揮嘉靖三十一年北虜以市薄入寇大同諸
將觀望或有陰結虜路者獨恭與虜戰死之　代府饒陽
王以聞　贈官廕子有加

郭都大同總兵嘉靖三十二年北虜入寇都出戰死之事
聞優䘏

劉梅延綏副總兵嘉靖三十二年北虜入寇梅出戰死之
優䘏如例

李淶山西總兵嘉靖三十二年北虜犯山西趙府率禦之

敗績淶力戰而死

王鈇嘉靖三十四年爲常熟知縣率民禦倭力竭而死事

聞　贈卿

黄釧爲温州同知嘉靖三十五年倭寇温州逆戰而死事

聞　贈官廕子

奚世亮黄岡人嘉靖丁未進士授主事知延平府倭夷寇

閩世亮與武帥分城拒守城陷亮猶西向迎戰身被數

鎗死之事聞　贈官録子

錢錞顯陵衛人嘉靖庚戌進士知江陰縣倭夷寇亂錞與

戰死之　贈光禄少卿廕一子

朱裒郎西人嘉靖丁酉領鄉薦知楊州府值倭亂裒率兵

征之力戰死于陣事聞　贈參議廕其子

陳聞詩柘城人舉嘉靖鄉試以親老不仕及親沒哀毀骨立癸丑秋賊茍詔亂被執不屈乃絶飲食誓以必死後三日得自經追　封鳳陽府同知

許勇衛百戶嘉靖末征倭至泗州力戰而死　詔世襲千戶

萬曆死事諸臣

梁琦寧夏遊擊萬曆十九年禮部覆奏琦死難宜建祠致祭從之

馬承先寧夏守備萬曆十九年禮部覆奏承先死難宜立祠致祭從之

陳緒等守夏常信堡百戶萬曆十九年禮部奏逆賊熵虜
全保遭屠緒等死難宜建祠致祭從之
李如松遼東總兵官萬曆二十六年出塞殺虜陣亡　贈
少保寧遠伯應襲兒男准授勲衛照本職例俸加陞三
級仍廕一子本衛指揮使世襲還　賜諡立祠加祭營
葬

忠隱

春秋　夙沙釐鼓子之臣晉荀吳率師襲鼓滅之夙沙釐
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王世名曰君
臣豈曰王臣今君實遷臣何賴于鼓穆子召之曰鼓有
君矣爾心事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于狄之鼓未

委質于晋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穆子嘆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聽使行

漢

梅福壽春人成帝時爲南昌尉上書諫不宜專任外戚不聽王莽將簒位遂棄官變姓名爲吳市門卒

陳咸沛國人以律令爲尚書見王莽簒位何武鮑宣皆死曰吾可逝矣即乞骸骨三子參豐欽悉令解官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時踰廉

郭欽爲南郡太守杜陵蔣詡爲兗州刺史皆稱病歸卧

毋將隆東海蘭陵人成帝朝爲諫大夫上封事遷冀州牧

累官至京兆尹王莽秉政隆不附免官徙合浦

胡剛華容人平帝時大司徒掾宫辟之值王莽攝政剛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入交阯隱于屠肆之間莽敗乃歸鄉里

蔡勲陳留圉人平帝時爲郿令王莽遣人授厭戎連帥勲對印綬仰天嘆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姓哉遂携家屬逃入深山

管寧字幼安朱虛人漢末避亂依公孫度後浮海還郡曹魏時華歆屢請以位讓之固辭不起卒年八十四

魏

范粲爲太宰從事中郎魏主芳廢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佯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者三十六年

孫和薦其操行詔郡縣給醫藥歲以二千石祿養病又加賜帛百匹子以父病篤俱不受年八十四卒于所乘之車

晋

郭琦陽曲人趙王倫篡位欲用琦琦曰我已為武帝吏豈容復為今世吏終身隱居

辛勉狄道人博學有貞固之操仕為侍中及洛陽陷劉聰欲署為光祿大夫固辭曰大丈夫豈虧高節事二姓乎聰為築室于平陽西山月致酒米辭不受

辛恭靖狄道人為河南太守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援兵不至城陷被執恭靖厲色曰我寧為國死不為羌

戹與幽之別室後走歸江東

陶潛長沙人自以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熈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書甲子而已

唐

甄濟有操行安祿山爲採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舁歸家祿山反使人封刄召之濟引首待刄蔡希德以實病白得免後慶緒亦使強舁至洛陽會官軍平東京濟詣軍門上謁廣平王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于三司令受賊爵者列拜以愧其心蘇源明亦稱疾不受祿山官後以濟爲秘書郎源明知制誥

孫郃奉化人唐末爲左拾遺朱温簒唐著春秋無賢人論卜世論即脫冠裳服布衣以隱者書記年悉用甲子以示不臣之義

梁震蜀依政人唐末進士也唐亡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欲奏留爲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

劉昌嗣湘鄉人漢時爲磁湘二州刺史隱帝遇害昌嗣憤之即避地衡山馬氏招以賓禮不赴周行逢逼以僞祿昌嗣曰吾嘗致身漢氏縱不能爲夷齊獨不可效梅福乎乃改姓氏號愚叟躬耕饘粥以終身焉

宋

孫逢眉山人靖康時爲太學博士張邦昌僭位獨不入賀

祠部員外郎喻汝礪亦捫膝曰不能爲賊臣屈遂掛冠

去

譚世勣長沙人仕爲禮部尚書張邦昌僭位使權直學士

世勣稱疾不起後贈延康殿學士

趙俊字德進南京宋城人官至朝奉郎隱居杜門劉豫僭

號欲官之辭疾不説凡家書文字但書甲子卒贈承信

郎

徐端益虹縣尉也張邦昌僞詔至縣令以下迎拜如常式

端益獨不拜而走

史次秦眉山人爲軍敎授吳曦招之僞以桐油塗兩目末

生附子付之比至目盡腫其母又僞以訃音報曦乃聽

還後官至合州太守

潘汝一海陵人淹貫經史善文章建炎中許容攝州事迎

虜汝一不食數日所親强之乃起虜遣人誘之罵曰吾

生于宋死于宋得爲忠義鬼含笑入地矣後以進士名

次得官歷徧州縣

殷澄華亭人元兵入華亭澄避地南錢後伯顏授華亭軍

民都統管使守其地澄即棄去野服隱居浦上放浪九

峰三泖間

許月卿婺源人宋亡三年不言雖言亦如病狂卒年七十

謝疊山嘗書其門曰要知今日謝枋得便是當年許月
卿

吳欽休寧人中漕舉補府學教授宋亡不仕題其所居之
扉曰殷周雖代而首陽自存晉宋雖更而陶徑自若

周焱吉水人寶祐進士官南昌知縣元有天下誓不復仕

邵桂淳安人咸淳進士授處州教授國亡不仕

胡仲霖高安人元兼宋命恥食其祿與子希俱隱遁終身

游汝德清人咸淳中歷江西江東福建提刑俱有能聲宋
亡隱居元參政蒲大全薦爲福建路總管固辭不就嘗
大書衣背云前宋提刑今爲百姓服之以出入焉

馬端臨廷鸞仲子以廕補承事郎明年宋亡隱居不仕

王庭字長禮晉江人少與兄庚齊名相繼擢咸淳進士知長泰縣撫守惠州宋亡徜徉丘壑以終身焉

吳應栞休寧人年十六舉鄉貢入太學因宋革命不仕

陳存湖州人累官至殿中侍御史宋亡元遣使七徵不起遂却醫絕粟旬有四日卒

黃淼字水心甌寧人父駰宋季爲吏部郎中淼景定間預鄉薦國亡不仕隱于天湖山自媿弗能如夷齊之餓死

蔣粹翁政和人宋末爲太學生國亡隱于滿月山

危復之臨川人宋末貢補太學國亡隱居不仕

李士華撫州之崇仁人宋亡爲元更易方笠窄袖衫公獨深衣幅巾翱翔自如人競以爲迂公曰我故國之人義

嘗然耳

劉揚祖字弘宗慈谿人景定三年進士爲刑部員外郎見賈似道執政國事日蹙遂有肥遯山林之志逾年而宋亡改冠裳慟哭及元下詔求賢揚祖不忍聞遂徙家雲湖寺山之東原更求其西茅山建介白樓自號介白散人以示不臣于元

應本仁字本立鄞人由曾大父伯謙而上逮文敏公孫世顯于宋本仁以家世爲宋臣義不仕元隱居城南以終

陳應麟字夫祺鄞人以通儒稱至元間安車徵之謂使者曰吾祖宗世爲宋臣子孫不忍食異姓祿固辭不起賜號純德先生

汪懋卿與弟森卿奉化黃甘里人也宋末同學同貢宋亡後並隱居不仕杜門著書其子灝字季夷瀚字幼海受家學治春秋亦躬耕孝養薦辟不就

姚獬孫字應獬慈谿人宋末舉鄉薦補國子助教改學錄及元混一不屑于仕退隱雙峰別墅

王昌世鄞人應麟子也自以先世仕宋隱居不仕惟蒐輯遺書露抄雪纂而已

袁士元鄞縣人父鏞咸淳進士尚氣節元兵至鏞往軍前責以大義遂遇害後士元薦爲翰林國史檢閱官不就

胡餘學不知何許人宋亡不仕作媒嫠問荅見意曰媒問嫠汝何傷汝爲國秀時辛苦事蠶桑中年得夫婿憧憧

拜姑嫜肅容采蘋藻洗手供茶湯良人正年少相期家道昌良緣天所妬夫婿奄云亡自從夫婿亡十年守空房皓月照枕衾暴雨穨墻垣獨寤誰呼與獨語誰交相嫠來吾語汝琴瑟貴更張汝復既单薄汝門復凄凉死者不復起生者宜自詳鄰有美丈夫顒顒更昂昂牛羊量用谷金玉堆滿堂門下粲珠履庭前沸笙簧出則專城居入則侍明光吾慕昔褰傷與汝觧珮璫以此窈窕婦配彼英俊即花樹戲蛺蝶蓮浦浴鴛鴦為世無百歲人倏忽如風狂莫將泡影身徒置氷灰場敗棊須拈局作戲且逢場有髮可重結有耳何自戕鬼妻變人婦毋作老死孀　嫠含媒妾自怜妾家貧如洗妾貌粧不妍中

年方擇配幸逢夫婿賢藍橋疑仙會紅葉開良緣俯以
奉箕箒仰以供豆籩粤從定六禮穩圖偕百年渠宜室
家顏倏遺中道捐空匕照明月幽壠凄寒煙舉案昔華
屋埋玉今荒阡恨不即同穴何忍續斷絃妾頗親筆硯
亦嘗閱簡編女不踐二庭婦不再移天或刑耳自誓或
斷髮自全或劓鼻偃寢或毀面迍邅卓卓節操立表表
風孤騫藐茲未亡人有意奉周全媒言頗喋喋媒意毋
拳拳之死矢靡他斯言當貞詮寧貧受勞碌寧賤受磨
研寧凍如寒蚓寧餓如饑鳶終不以快樂而易此憂煎
井底水不波山頭石不遷再拜謝媒妁歸來雙淚漣十
襲藏破鏡他年會黃泉

張山翁字君壽普州人德佑初爲荆湖宣撫使幹官鄂守張晏然納欵山翁以書誚讓已而被執軍前諭曰若降不失作顯官山翁酬對不屈然義而不殺後居黄鶴山聚徒教授而終

黄申字酉卿井研人爲安樂丞元兵至令欲申同降申抗不往吏民數百人強舁致之申顛踣于地若中風然令無如之何至暮衆舁入寘中堂或食以粥得免隱巴山以終

曹應符華亭人少謹身飭行爲鄉里推重景定中進士授廸功郎會宋亡遂隱不仕族人光遠中進士辟軍器監簿宋亡衣冠不改人稱爲大頭巾相公云

陸霆龍華亭人咸淳鄉貢進士宋亡即棲隱講授終其身衣冠不易嘗自贊畫像其略曰勤勤劬劬耽嗜慕悅而不舍者聖賢之書趑趄趑趄畏懦退縮而不敢厠者世利之途或者見之而指笑此必抱遺經行古道之拘儒

謝國光華亭人咸淳中鄉貢宋亡遂不仕元治書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賢以國光薦輒杜門稱疾

金

張天綱霸州益津人哀宗時權參知政事國亡爲宋械至臨安有司令供狀廹書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爲止書故主而已後不知所終

元好問秀容人天興中爲行尚書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

元

吴當江西人嘗為行省參政陳友諒陷江西遣人辟之卧床不起以死自誓乃舁床載之舟送江州拘留終不為屈

蔡子英永寧人舉進士累顯秩及元軍敗單騎走關中入南山有司以形求之械送 京師 命釋之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大畧謂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不二 朝廷重之 命館于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故曰思舊主耳 上知其志不可奪 勑有司送之出塞不知所終

皇明

彭與明江西萬安人　國初以貢入太學洪武二十五年授兵科給事中陞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建文己卯陞湖廣按察司僉事遷大理寺右寺丞北師起與禮部左侍郎陳性善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貫等俱從李景隆軍中白溝河戰敗與明等皆被執尋悉縱遣之北師渡江與明遁去徧遊四方志欲有爲越數年微服來歸翼日竟去不復返不知所終

周縉字伯紳湖廣武昌人曾祖壽元翰林直學士　國初縉以貢入太學試事有廉謹名時戶部奏遣太學諸生勘天下錢穀凡幾千輩歸報多失實論坐者十八九縉獨無所坐擢北平永淸縣典史居官廉愼旣而攝縣事

境內多盜縉捕治有法一邑晏然是歲旱蝗不爲灾無何　潛邸師興一時守令相率迎降永淸地尤密邇縉極力拒守民多竄弱逃散縉自度無可爲佩印南奔欲有所爲道聞繼母喪還家營葬甫畢亟圖勤王戰艦戎器畧具而天命有屬　國事已去縉乃走匿編民間已而蹤跡漸露有司見收縉自分必死慷慨就行械送闕下　文皇義其志下之獄謫戍與州居數年以其子代還屏迹田園年八十而終吳文定公寬爲縉傳有曰以愧世之爲丁公而倖免者嗟夫縉亦所謂不可奪志者哉

東湖樵夫未詳何郡人與姓名壬午七月樵夫賣薪臨海

東湖上見里老傳相語曰新即　位詔至矣樵夫瞠視
久之舍擔奮擲于水而死

石允常字恒德浙江寧海人洪武甲戌進士歷官河南按察司僉事廉介有聲人稱石清潭爲僉事時嘗微行民間聞哭聲甚悲允常廉知其女爲閹宦逼奸而死受其訴聞於　朝捕宦抵大辟羣宦銜之糾結巧誣左遷常州同知俄北師起允常棄官歸　文皇登極追録建文間廢毀周府官僚事逮至者五十餘人允常與焉衆恐洶懼服罪人止贖米五十石　命于原官加一秩仍用之獨允常鍛鍊百端堅不服繫獄三年免死謫戍中屯衛躬擐甲冑幾三十年年七十代還過南畿感愴病卒

舟中遺文曰遇安集

葉希賢浙江松陽人　國初舉賢良擢監察御史建文壬午六月之變家人意希賢必死發喪以衣冠歸葬希賢實出亡爲僧號雪庵遡江而西抵重慶之善慶里隱者杜景賢知其非常人於白龍山爲寺希賢率其徒居之朝夕誦經咒諦聽之易乾卦也景賢婉諷之曰和尚祖釋而誦儒將儒行乎希賢悟遂轉誦觀音經因名觀音寺焉又好誦楚辭時放舟中流朗誦一葉畢輒投一葉于水誦巳輒哭哭巳又誦終卷乃巳性嗜酒日注一壺飲客雖樵夫牧豎亦拉入與飲半酣呼兒童和歌瞋焉而寐希賢形頎而傾落筆成章不事工密而意氣渙發

能愴人見者驚異或曰希賢嘗建文壬午爲翰林學士
滅迹以死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銘師故何許人
但荅曰松陽而已遺詩若干篇府又有河西傭馮翊翁
韜光匿采意亦雪庵之儔然竟莫可踪跡云
補鍋者不知何許人往來隆安里閭帕首挂短衲業補鍋
而食其力垂老不漏一字偶值三數詩老酌酒聯句補
鍋者立于旁怪其語澀而艱[illegible]然者再再諸老怒曰汝能
詩即續吾詩指韻而應諸老驚起延之上坐請賦席上
獅頭柑不可強之後可過此若病風然卒晦以死人言
其與雪庵故僚友矢死不相問訊云
程濟陝西朝邑人有方術洪武末以明經舉爲四川岳池

縣學教諭建文間上言某年某月西北兵起以爲非所宜言械繫至京入問故將斬之濟叩頭曰　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也乃繫濟　詔獄已而北師起乃出濟　命爲軍師護諸將北伐諸將與北師先鋒戰於徐州大捷已而李景隆師敗北師乘勝席卷遂至江上濟逃去不知所終初徐州之捷碑載戰伐次第及諸將姓名濟忽夜往祭碑莫測其故及　潛邸過徐望碑問故大怒顧左右趣椎碑一再擊遽曰止止爲我録碑來於是按碑誅諸將無得脫者濟名正在擊處得免纍者之祭蓋禳之也或云建文之出濟始終左右之

高賢寧山東濟陽人建文中爲太學生北師圍濟南不下

潛邸射書城中諭諸守者亟降賢寧作周公輔成王諭射城外亟請罷兵後賢寧被執　潛邸識之曰此作論秀才耶好人也留官之固辭其友紀綱勸受　命賢寧曰君學校棄才吾廩食太學義固不可綱爲之言全其志而遣之年九十七卒綱故諸生除名故謂棄才云

王稌字叔豊紳之子積學能文有大父韡風受業方孝孺孝孺甚器重之許妻以女孝孺之及于難也稌周旋其間又與鄭珣至聚寶門外求孝孺遺骸歸葬不得卒坐逮繫　文皇念其祖韡死　國特宥免方欲向用稌以疾辭還金華結屋讀書青巖之下將終身焉復購孝孺遺文爲緱城集以傳人咸義之稌性至孝初紳痛念父

歿每食必斥兼味務一遵遺志子孫相承閱數十年不
變事母丁如事其父送終盡禮三年酒肉未嘗入口學
問該博從游者日衆郡邑交重之禮爲鄉飲賓至以分
獻先聖廟務踈髯偉貌出必儼然古冠服人爭觀之曰
此王先生也所著有青巖稿聖廟文纂金華賢達傳續
文章正宗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
郭良不知何許人建文末與梁中節俱棄官爲道士云
梁良用浙江定海人建文中父子兄弟八人同仕于　朝
壬午之變相率去爲舟工後皆死于水
梁田玉浙江定海人洪武末仕至郎中建文末與葉御史
俱髡髮逃禪晦跡終其身

梁良玉建文中中書舍人田玉族人也靖難後逃入廣之南海鬻書爲業以死

宋和不知何許人建文中爲中書舍人與郭節及海州人何洲皆棄官變姓名爲巫死異域

續文獻通考卷之六十七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六十八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節義考　忠諫　忠婦

忠諫

上古東里子粟陸氏臣以直諫而死

上古箕文夙沙氏臣以直諫被殺

夏　關龍逢安邑人桀時諫桀無道桀殺之

殷　比干紂諸父也諫紂無道紂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

令剖視焉

周　左儒宣王時臣與杜伯友善王欲殺杜伯而非其罪

左儒爭之強王曰汝何別君而異友也對曰君道友逆

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臣能明君之過以彰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春秋

洩冶陳大夫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衷其衵服宣淫于朝洩冶強諫靈公殺之

戰國

狐咺齊臣也湣王侵楚及三晉欲并二周爲天子狐咺正議其失斮之檀衢

周㪚齊臣也與狐咺同諫湣王直言不諱殺之東閭

屈原字子平楚三閭大夫也諫懷王不用乃作離騷之歌自沉汨羅而死

漢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性倨少禮武帝時爲主爵都尉帝嘗曰吾欲云云黯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帝不悅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後竟出爲淮陽太守

朱雲平陵人成帝時爲槐里令上書求見既而願借尚方斬馬劒斬佞臣一人頭以勵其餘帝曰誰也曰安昌侯張禹帝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大不敬逮斬之御史遂將雲下雲攀折殿檻呼曰臣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將軍辛慶忌爲叩頭請得釋後左右請治檻帝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王章成帝時爲京兆尹素剛直敢言會日食極言王鳳蔽

主之惡鳳使尚書劾章下獄死獄中

杜根頴川人以安帝年已長上書請鄧太后還政太后大怒盛以縑囊撲殺之載出城外得蘇逃爲宜城山中酒家保

李雲桓帝時爲白馬令以帝多封恩舊閹宦露布上書移副三府帝震怒逮雲送獄弘農椽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并下之獄殺之又張鳳曹鸞靈帝時極諫黨錮被殺

僞漢　陳元達劉聰時廷尉也聰爲后起鷂儀殿元達切諫聰大怒曰朕爲天子營一殿何關汝鼠子乎命曳出斬之時元達先鎖腰而入即以鎖鎖堂下樹左右曳之

不能動會劉后密勑左右俾刑手跪救之乃得免

陳

傅縡字宜事靈州人後主時爲秘書監右衛將軍被譖下獄乃于獄中上書曰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之神專媚淫昬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讐視生民如草芥神怒民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于斯而盡書奏後主大怒頃之稍解遣人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否對曰臣心如面面可改則心可改矣後主益怒賜死獄中

章華字仲宗吳興人後主時爲大市令上書畧曰陛下即位于今五年溺于嬖寵惑于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

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詔佞讒邪昇之朝廷今

疆埸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張臣見麋鹿復

遊于姑蘇臺矣書奏後主大怒即日命斬之

唐

安金藏長安樂工也時有告皇嗣謀不軌者武后將使酷

吏訊之金藏自剖其心以明皇嗣不反五臟皆出流血

滿地太后聞之驚曰吾有子不能自明而使汝至此耶

立命良醫納其五臟以桑白皮作線縫之歷時而醒卒

獲愈後官加大將軍卒配享睿宗廟庭

趙奉璋咸寧太守上言李林甫罪二十條死于杖下

燕欽融許州司戶參軍也再上書斥韋后逆節遂見殺

劉栖楚敬宗時右正言也以帝晏起不朝政事失理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乃叩頭不已響聞閤中流血被地帝令人持之乃止

侯昌業僖宗時左拾遺也諫上遊戲無度賞賜無節帝怒殺之

孟昭圖僖宗時左拾遺也以上日夕與宦官議事待外臣疏薄乃上書極言田令孜屏不奏矯詔貶嘉州司戶遣人沉于蟇頤津聞者氣塞

常濬僖宗時右補闕也上言不宜姑息藩鎮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啓上賜死

范氏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一時而殺三諫臣唐之亡

决矢

南唐　廖居素將樂人以剛直見忌驟諫後主不聽服朝
衣冠立死井中大書于篋曰吾不見國破主辱耳

宋

陳禾鄞縣人徽宗時爲左正言嘗奏對論童貫反覆不已
徽宗欲起禾引帝衣願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
衣矣禾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仁宗時爲殿中侍御史極論文彦博
燈籠錦事貶英州別駕直聲動天下天下稱真御史必
曰唐子方
鄭俠福州人熙寧中監安上門以王安石變法饑民流離

于道乃繪圖以獻閤門不納遂發馬遞進銀臺司神宗覽之長吁數四即罷新法十餘事時大旱即日雨既而以謗訕編管連州

陳東字少陽丹陽人高宗時爲太學生請留李綱被殺

歐陽澈字德明崇仁人高宗時以布衣請罷汪伯彥黃潛善相被殺所著有飄然集六卷後贈秘閣修撰范應鈴爲祀于學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高宗時以監察御史始請張邦昌避位後又請斥汪黃貶死濮州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紹興中爲樞密編修官上疏乞斬秦檜孫近王倫以排和議除名編管新州又移吉陽軍檜

死得還

吕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寧宗時以太府丞諫用韓侂胄
安置韶州量移高安死

吕祖泰字泰然居常州亦祖謙族弟寧宗時以布衣諫用
韓侂胄杖之百配欽州牢城後得生還授廸功郎

楊宏中字充甫福州人寧宗時以太學生與林仲麟徐範
張衜蔣傅周端朝上書救趙汝愚編管太平州

華岳字子西寧宗時以武學生請罷韓侂胄貶建寧圜土
中後得釋又謀去史彌遠杖死東市

劉允升名階以字行建州布衣也聞岳武穆被逮詣闕上
書訟其冤秦檜大怒下棘寺論死

金　祁宰字彥輔江淮人太醫院使也海陵將伐宋會元妃有疾召宰診視既入見即上疏大畧謂宋人無罪師出無名加以大起徭役營中都建南京繕治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繁重民人怨嗟此人事之不修也間者晝星見于牛斗熒惑伏于軫翼巳歲自刑害氣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者敗此天時之不順也舟師水涸舳艫不繼而江湖渚島之間騎士馳射不可驅逐此地利之不便也言甚激切海陵大怒命戮于市世宗即位詔贈資政大夫復其爵位章宗時詔訪其子忠勇校尉平定州酒監公史擢尚樂局都監又以尚書省掾李秉鈞言賜謚忠毅

皇明

葉居昇洪武時爲山西平遥訓導應　詔爲萬言書言三事一曰分封太侈二曰求士太急三曰用刑太繁　上大怒曰小子何敢間吾骨肉　詔逮繫獄刑曹問狀竟死焉

陳諤洪武間任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嘗奏事聲響甚洪聽者悚然　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前乃嘆曰此天生也每見呼爲大聲秀才嘗以直諫觸　上怒命爲坎奉天門外瘞之露其首七日不死遂釋還職陞吏科都給事中

錢唐刑部尚書字惟明象山人洪武二年巳酉　詔孔子

惟國學春秋釋奠天下不必通祀唐上疏言孔子百王
宗師乞令天下通祀從之已而 太祖覽孟子土芥寇
讎章謂非人臣所宜言欲去其配享 詔有諫者不敬
論且 命金吾射之唐抗疏入諫輿櫬自隨袒胷受箭
且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 太祖覽其疏情詞剴
切遂復孟子祭仍 令太醫院療其箭瘡一日 召講
虞書陛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
古聖王之言陳於 陛下不跪不爲倨嘗諫 宮中不
宜揭武后圖忤 旨待罪於門外終日 太祖悟 賜
飯即 命撤圖惟明貌魁梧善飲居常以豪杰自負因
元亂遂隱年近六十謁 太祖獻長詩一章稱 旨拜

刑部侍郎

周新廣東南海人浙江按察使由鄉舉爲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擢雲南按察使尋改浙江屢有異政名震一時錦衣指揮紀綱怙寵差千戸往浙緝事作威索賂新捕之千戸遁入京訴綱綱奏新專擅 上命官校逮至 陛前新抗聲曰在内都察院在外按察司 朝廷法官也臣奉法捕惡柰何罪臣 上怒 命殺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爲直鬼吾無憾矣 上尋悟其冤而惜之

解縉吉水人永樂中爲翰林學士初 上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得其地恐亦難守 上不喜 東宮而寵高煦縉謂不宜過寵致起覬覦縉由此得罪由廣西

叅議改交趾又上言欲用數萬人鑿贑江以通往來
上大怒逮下錦衣獄暴卒時十三年正月也
李仕魯字宗孔濮州人聞鄱人朱公遷得朱子之傳乃從
之遊 太祖起兵時已識之洪武初 詔求朱學者郡
吏以仕魯應 上迎謂之曰吾求子久矣何至之晚也
仕魯對曰臣聞君求臣未聞臣求君 陛下方以武定
天下而臣欲以文進故臣有待耳除黄州同知初頗倚
顧問 太祖曰朕姑以民事試子耳後果以治聞 召
爲大理寺卿時金碧峰應對稱 旨上欲以爲諫職司
事仕魯三上章謂今天下學校尚未建儒風尚未振而
先爲異端立赤幟非所以訓遠也 上怒仕魯乞歸遂

得罪以死

劉球安福人永樂辛丑進士擢禮部主事改翰林侍講正統八年應　詔陳言宜親政務權不可下移太監王振怒欲置之法適編修董璘自陳願為太常卿　詔獄辭連球并逮下獄振令錦衣指揮馬順遣小校入監捽球球知不免但曰死訴　太祖　太宗遂支解其體景泰初贈翰林學士諡忠愍

章綸樂清人正統初進士景泰中為儀制郎中時　英廟別居南宮　憲皇乃易　儲位　兩宮燕隙災異薦臻綸特陳修德弭災十四事疏上忤　旨下錦衣獄搒掠慘酷體無完膚明年偕南京大理卿廖莊御史鍾同杖

干　闕庭至百綸絕復甦禁錮　詔獄越二載　英廟
復辟　憲皇還儲首録其忠出之獄擢禮部右侍郎卒
贈刑部尚書諡恭敏
龔遂榮係千戶景泰元年庚午八月十一日　英廟自虜
還將入境遂榮具揭帖達之大學士高穀大畧言　上
皇之出非遊畋無益爲　宗社計耳今都人一聞　駕
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　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
從厚　上當避位而後受　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
難洗畧其尾云書上修史先生穀即袖入　朝出與文
武重臣聚觀皆驚駭謂胡濙曰此所言若封進或可感
動　上心胡濙質之都御史王文文曰匿名文書不得

言又以告少保于謙于言第封進亦無妨盖其意亦推兩端衆因偕禮科草疏同上題其疏謂告言人罪盖以破匿名之說俄而有 旨繳進時胡濙已因王文言還之高矣乃復取以進王文有憂色曰諸公勿累小子哭牢飯也學士陳循見之恚甚請捕治之遂榮自首 詔下錦衣衛議獄時門謝二鎮撫議以當具奏而不具奏坐不應尋會赦得釋揭帖亦留中

賈斌山東商河縣人景泰初充山西行都司天城衛令史先是王振有寵用事朝臣無敢訟其非土木變後斌上疏云漢桓帝不任賢臣權歸宦官唐文帝忽於良士受制家奴宋之徽欽從虜北行亦閹寺用事之所致也

太上皇帝失位去國皆由倚托匪人然群臣無一捐生
以赴難者事　君能致其身豈空言歟　皇上肇登
寶位宜法　高皇帝以爲治事無大小悉經　宸斷除
去竊柄闒人專倫掃洒凡阿諛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
終如始則天下一新矣臣千歷代直諫盡忠守節之士
與侍寵宦官撮其尤者録爲四卷名之曰忠義集伏乞
刋布臣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其忠義之心而宦者亦不
得縱其奸宄之私矣疏入下　廷臣議時禮部尚書胡
濙覆奏斌言雖有理然　章皇帝　御製臣鑑録已行
須給足爲勸戒所編不必刋布且斌擅自離役欲送法
司問罪誠恐阻塞言路今發回原衛仍行天下在官之

人建言不許擅離職役違者罪之機密重事不在此例

制曰可斌回衛後莫知所終

鍾同吉永豐人父復翰林編修同吉任御史景泰中與章綸疏諫易　儲　廷杖下獄而死天順初贈大理寺丞

王淵字志默山陰人　王徽字尚文金陵人成化初俱南京給事中時中官有寵人莫敢言二人以氣節相得乃率同官疏五事一曰覽書史二曰開言路三曰重大臣四曰重選良將五曰保全內臣而言之尤剴切　上嘉納之時　冊吳氏為　后太監牛玉之力也已而　上悔遂廢吳氏立王氏為　皇后然玉猶免死惟謫南京徽論其故謂淵曰是可輕貰乎又率同官上疏數太監

牛玉大不韙之罪四乞寘諸法奏入群閹欲中以危法科道交章論救徽謫判普安州淵謫判茂州

鄒智四川合州人爲庶吉士十二歲能文成化丁未有星變智謂星變見於 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因上疏云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内閣始少師萬安恃權怙寵少師劉吉附上罔下 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巡撫直隸右都御史彭韶學識正大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者陰主之也願 陛下法 太祖以待宦官法 太宗以

任內閣疏入不報是時麻城進士李文祥雅著才名文祥見浮沉世事者輒斥且詈惟與鄒智及御史湯鼐中書舍人吉人等十餘人往來高自標榜謂鼐爲先鋒文祥爲大將餘皆有名目適 詔開言路文祥上新政疏中官傳 旨詰中興再造等語爲不祥遂稟 旨令吏部除文祥繁難衙門做縣丞着歷練遂補咸寧鼐性伉爽喜爲大言以風節自負先疏論劾萬安劉吉尹直留中不出又劾都御史馬文昇等復聲言將劾三原王恕未幾萬安尹直皆罷鼐與文祥智等日夜酣呼以爲君子進小人退雖劉吉尚在不足忌一時直聲震天下吉聞之密令門客徐鵬啗御史魏璋以利使伺鼐鼐壽州

人也　弘治元年戊申春壽州知州劉槩貽書顔言嘗夢一人牽牛陷澤中槩手提牛角引之而上蓋人牽牛象　國姓此　國勢瀕危賴槩復安之兆也因餽白金爲壽槩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劾之謂其妖言誹謗遂捕槩及槩下錦衣獄時馬文昇掌都察院欲坐妖言斬三原力救之槩役數年得放釋爲民先是王恕奏逐李文祥授兵部職方主事及是劉吉憾智嘗劾已因諷錦衣令槩辭連智遂併下獄逼供與槩等往來誹謗　朝政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蒞判案獲免遂謫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尋卒吉人以言事下獄乃有媒孽文祥前妄議　朝政者亦被逮獄謫爲貴州興隆衛

經歷未幾進表南還至商河城曲河氷陷溺死

何文鼎弘治中太監也以 皇親入 禁城觀燈諸不法事極言其非 上怒下錦衣衛雜治并究所主鼎曰有兩人但不可執按曰姑言之曰孔子孟子也文鼎死猶能于禁中拽銅釭作聲若稱冤者 上特命勒碑祭之盖文鼎少習舉子業能古詩文至壯始閹也

陸汝耳等十一人正德十四年 武宗欲南視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州從浙江浮漢登太和太岳且徧中土繁麗是時寧藩蓄逆侯釁而動人情汹汹皆懼不測咸憤激力諫 上不宜輕出一時首義者舒芬夏良勝萬潮汪子宿連疏先入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郎

中姜龍兵部郎中孫奉刑部郎中陸天象陸俸等疏俱
入又明日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郎陸震同疏入又有太
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又明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大
理寺正周叙等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並連名疏入　上
大怒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錦衣衛獄
命舒芬張衍慶姜龍孫奉陸俸等百有七人跪　午
門外五日越二十二日林大輅周叙余廷瓚二十餘人
俱下獄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跪　午門外五日是日
工部林以乘等三人大理寺周子厚等十人亦連疏入
明日俱下獄亦跪五日是數日　京師陰霾晝晦越二
十五日戊午　宮城內海子水忽漲自橋高四尺橋下

鐵柱七根齊折如斬復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者以是爲
天變明甚言　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于胸橐土
數升持諫疏當　蹕道跪哭諫不允即拔刃自刎血流
滿地侍衛即縛　詔鞫英橐土何爲曰恐汚　帝廷灑
土掩血耳已而死獄中無子　上乃　命舒芬等百有
七人俱　午門前各杖三十爲首者調外任其餘罰俸
六個月四月十六日己卯月食　上命黃鞏等六人
午門前杖五十徐鏊發邊遠充軍鞏震良勝潮九川俱
爲民林大輅周敘余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
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時死于杖者員外郎陸汝亨
主事劉宗夏吾江何遵評事劉須夫照磨劉玨行人司

司副徐伯獻行人壬孟陽劉平甫李德卿王山詹軾吳崇德蓋十一人也　車駕遂不出是役也士氣少伸江彬奸謀少沮而　國體亦少損云嘉靖改元贈何遵劉校尚寶卿林公黼余廷瓚太常寺寺丞劉玨詹軾劉槩孟陽李紹陽李惠王瀚監察御史仍各蔭子姪一人入國子監張英贈都指揮蔭其弟雄都指揮

時禮部主事仵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勢凌人趨權擇便交遊貴俠飲宴園亭凡　朝廷大闕失群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正一時犯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　廷闕或流竄邊隅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直諫就死行道悲傷

諸給事中御史楊揚出入若罔聞知今幸　聖皇馭極褒恤忠評此輩更無面目復立清明之朝章下吏部寢閣不報夫事雖寢而一時臺省聞者赧然竦懼則亦膽落溫御史矣

王鑾吳江人以戎籍家南京正德辛未進士授吏部主事至郎中以諫　武皇南巡　廷杖致傷踰年卒

蔣欽常熟人以進士拜監察御史劾馬永成八人之奸時劉瑾用事繫獄鞫問抗言不回竟死杖下贈光祿少卿廕其子

涂禎新淦人弘治己未進士知江陰遷御史忤逆瑾以禍中之死于錦衣獄瑾誅　命復官　諭祭

林質夫長樂人為大理評事李紹賢盱眙人授行人正德
中　武宗南巡二人同疏入諫忤　旨杖于　闕庭舁
出俱死
俞廷瓚鄱陽人以進士授行人司副正德己卯　武宗南
巡廷瓚條上十事皆人所不敢言者詞極剴切奮不顧
身遂死于諫嘉靖改元遣官　諭祭
王相王思等一十七人嘉靖三年何孟春奏金獻民及臺
諫各疏爭本生二字章十三上不報　帝罷朝齋居
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諸疏留中必以　孝宗為
皇伯考矣何孟春曰昔　憲宗時　慈懿太后葬禮
書姚夔率百官伏哭　文華門力諍　憲宗從之此我

朝故事也楊慎王元正等遂遮留群臣于金水橋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不力爭者共擊之孟春等二百二十餘人俱跪伏左順門大呼　高皇帝　孝宗皇帝　上使司禮諭退不從自辰至午　上怒甚　命收豐熙張翀余翺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毋純德等八人下獄楊慎王元正乃撼　奉天門大哭群臣皆哭聲徹大内　上大怒　命繫馮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俱下獄有避匿者悉追繫之并何孟春金獻民等共二百二十人越二日　命下學士豐熙科官張翀御史余翺吏侍余寬戶郎黃待顯兵郎陶滋刑郎相世芳大理寺正毋純德俱戍邊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時

王相王思科臣裴紹賢毛玉御史胡瓊張日韜郎中楊
維賢員外章僚申良主事臧應許查余禎安爾殷承敘
等十七人病創卒
馮恩華亭人嘉靖丙戌進士官南道御史嘉靖十一年彗
出東井以修省上言舉時政之得失以更張不若舉臣
工之邪正以進退遂指斥張孚敬方獻夫汪鋐罪惡而
以孚敬爲根本之彗鋐爲腹心之彗獻夫爲門庭之彗
三彗不去庶政不平雖欲召和不可得也李時爲太平
宰相翟鑾爲伴食中書許讚爲守成尚書夏言爲救時
宰相王憲爲通達王時中爲具臣趙璜爲廉介周用爲
通敏許論爲迂邪湛若水爲無用道學王守仁爲有用

道學顧鼎臣不局偏長錢汝京爲安靜黃宗明爲通儒閔淵爲正直朱廷吉爲篤實黎奭爲滑稽林廷棡爲敏達乞斬三姦以應除舊布新之象　上怒逮繫即訊十三年正月　上召張孚敬汪鋐訐恩諸不法事因摘疏內謄時宰言爲上言大臣德政律斬及　朝審鋐遂書情真應決王邦相曰不可我　朝一百六十二年不殺言官吾儕安得作俑　上微聞之是歲遂免行刑其母吳氏擊登聞鼓聲冤于行可請以身代皆不報是冬行可復于長安街刺血書疏自縛　闕下通政使陳經見而憐之爲引奏　上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耶遂得減死戍雷州

[illegible]繼盛初為兵部員外郎以諫馬市謫狄道典史尋復職

又上疏論嚴嵩其畧謂臣前本內脫字罪應下獄被逆鸞威嚇問官將臣手指拶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於死苟蒙　皇上聖恩薄罰降調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死逆鸞之手已為萬幸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　皇上再生之身也况畀官居兵曹以討賊為職然賊不專於胡虜凡有害於　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　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胡虜者犬羊之賊疥癬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

後未有内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絶胡虜之先至列嵩專政叛 君之十大罪疏入 世宗大怒杖百 詔獄尚書何鼇受嵩指摭摘本内 召問 二王之語論詐傳 親王令旨律絞而侍郎王學益贊鼇具獄以上令監候處决在獄三年竟死西市 隆慶改元贈太常少卿謚忠愍廕一子入監讀書 勅建旌忠祠

沈鍊字純甫浙江山陰人嘉靖戊戌進士以縣令任錦衣衛經歷嘉靖二十年嚴嵩專權亂政鍊獨抗疏論劾嵩父子奸貪數十大罪天下皆知其忠夏邦謨希嚴嵩意指摘鍊在縣不檢懼黜肆詆大臣編發保安州爲民鍊

在州教授生徒共相詈罵叉子又爲三木偶人曰秦檜李林甫嚴嵩日鞭射之世蕃聞知密囑撫按而巡撫楊順巡按路楷遂誣錄通同白蓮教勾虜虛情本兵許論附和成獄竟坐腰斬天下莫不切齒隆慶初贈光祿少卿順楷抵死海內稱快後楷賂新鄭竟得脫罪善類爲之扼腕

楊最四川射洪人正德戊辰進士嘉靖十八年爲太僕卿時 太廟災 世宗欲更建 九廟最力諍不可且論太祖當配天而 睿考不當侔 太祖夫戒未必無意忤 旨廷杖死隆慶初贈都御史謚忠節或云最諫信用方士 世宗大怒逮訊竟死獄中宜再考

商大節嘉靖中爲都御史北虜入犯時奏募材士備廉餽

精練以備非常伏讎以秋防徵隸麾下復檄大節守城

大節以御史非讎所轄兵部巡卒不隸京營安得專領

因上言讎包藏禍心宜稍抑之以除禍本讎上疏力排

大節遂逮繫竟死獄中

馬從謙嘉靖三十一年官光禄寺少卿劾太監杜泰乾沒

內帑金巨萬泰誣謙誹謗不忠皆逮訊泰以發奸免罪

謙竟死杖下

郭希顏江西豐城人嘉靖壬辰進士入翰林至左中允謫

鹽運司大計削籍嘉靖庚申上建　儲疏大畧云臣往

歲恭讀　聖諭欲建　帝立　儲者道路相傳以立

儲賀臣不敢言立、儲請言安 儲何者君臣相信則
儲安兄弟相保則 儲安父子相體則 儲安相信
有道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總攬是
也三者安 儲之急務也奏入 上震怒 諭輔臣嚴
嵩徐階等曰本中有建 帝立 儲四字夫立子為
儲固是不知所建之帝是誰人耶必無可赦之理下
廷議奏依造妖言惑衆律斬即 命彼處巡按官處決
示各省

沈束字宗約會稽人嘉靖甲辰進士任推官陞禮科給事
中嘉靖中疏劾嚴嵩并直周尚文有功忤 旨下獄束
妻張氏願以身代夫因上疏云臣夫沈束叨中嘉靖二

十三年進士除授直隸徽州府推官行取選授禮科給事中猥以愚昧　皇上寛宥下獄經今一十四年東上有老親下無子女孤苦伶仃俯仰無頼止遺臣一身寄居旅舍早暮力作女工以供口食艱難萬狀度日如年臣夫之父今年八十有七衰病侵尋風燭不定養生送死之具更無可託臣願以身代夫繫獄暫容臣夫送父畢仍即赴獄疏上不允四十五年冬十月奉　旨出獄為民隆慶元年役職擢通政
吳時來僊居人為科臣張翀廣西人董傳策松江人俱至事嘉靖三十七年三人同日各疏劾嚴嵩奸貪萬狀亟宜罷斥　上怒逮三人繫鎮撫獄擬坐重辟刑部尚書

鄭曉執不可遂降　中旨廷杖謫戍嶺南後俱擢顯職
海瑞廣東南海人以舉人由教官知縣爲戸部主事嘉靖
四十五年上䟽畧曰　陛下初年剗除積獘與天下更
始過漢文帝遠甚二十年來法紀漸廢名器日濫　二
王不相見人以爲薄于父子以猜疑侵辱臣子人以爲
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于夫婦賦役日煩
萬方縣罄天下之人不直　陛下久矣修齋修醮相率
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修建宮室工部極力營繕買
香市寳戸部差求四出　陛下誤爲之而諸臣誤順之
無一人爲　陛下言者夫玄修以求長生然堯舜禹湯
下歷漢唐未有至今獨存者　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

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　陛下何獨神其術乎　上覽之怒甚抵于地已復取疏讀之太息自悔留中數月會不豫乃　詔曰海瑞詈　主毀　君悖道不臣錦衣收訊并追嚇使者以閩尚書黃光昇希　旨以大辟讞上而獄詞竟留中不下

石星大名府東明縣人嘉靖壬戌進士為給事中隆慶二年正月奏請圖政理以慰人心曰養聖躬侈鰲山之樂縱長夜之飲況酒聲色不可不節曰勤聖學經筵久輟屢請未復曰勤視朝正月以來視朝稍倦恐奸諛有以嘉靖末年導　上者曰遯俞允言涉　聖躬者留中不下事干內官者稍遲不允甚且因而獲戾若軍機虜情

呼吸立變而鼎至違期豈左右抑遏不達 宸聽耶曰
廣聽納周怡一觸忌諱而謫外陸鳳儀偶違 聖旨而
削籍乞召二臣以延忠直曰察讒譖頃緣內臣專擅言
官攻發切齒中傷譖以欺慢 陛下得無入其言而不
暇察乎疏入 命廷杖削籍後起爲大司馬以談東事
斃獄有識傷其不以諫時死云
曹大埜四川人疏劾高拱大畧云昔嚴嵩欺 君納賄過
惡貫盈乃嵩之死未久而又有罪惡過於嵩如大學士
高拱者昔侍 陛下於 潛邸見有危疑即營幹轉爲
國子祭酒嘗因言官交劾特令其致仕矣 陛下冀其
改過復加委用且任以掌吏部之事拱乃專肆日甚放

縱無忌前者 王體乾和臣工皆寢食不寧獨拱言笑自若且過侍郎曹金飲酒作樂視 陛下之疾若罔聞知此其大不忠者一也 東宮出閣講讀拱當每日進侍左右乃止欲三八日叩頭而出是不欲以事 陛下者事 東宮何其無人臣之禮敢於自尊哉此其大不忠者二也拱以儶倪為事昔日直言拱之惡如岑用賓等二三十人一切降斥舉 朝善人為之一空此其大不忠者三也自拱掌吏部以來其所不次超擢者皆親戚鄉里門生故舊如副使曹金給事中韓楫任其所喜即輒超用不可勝記此其大不忠者四也科道衙門為 陛下耳目拱於選授科道即先在吏部堂上戒諭

不許私言大臣過失此蔽上下耳目以恣其奸惡之計大不忠者五也科道多拱心腹爲之隱晦不言則拱之罪惡　陛下其曷自聞之故内外皆知有高拱不知有陛下此其結黨爲惡大不忠者六也嚴嵩未嘗兼吏部今拱掌吏部不肯辭退故用舍予奪皆在其掌握之中撫按舉刺有所不計在　朝清議有所不惜故其權之重過於嚴嵩引用匪人排斥善類甚於嚴嵩此其專權放肆大不忠者七也嚴嵩止其子世蕃貪財納賄今拱親開賄賂之門董文寀餽以厚幣六百金即陞爲河南參政張四維餽以刖儀八百金即留爲　東宫侍班講讀其他暮夜千金之餽難以盡數故拱家屢被盗刼

不止數十萬金贓迹大露此其大不忠者八也沈錬在
嚴嵩專權之日獨抗疏論劾謫發保安州爲民巡撫楊
順巡按路楷乃承嵩意將錬捏作勾虜虛情竟至腰斬
天下切齒恨之　陛下大奮乾斷將楊順路楷問擬死
罪天下賢人莫不稱快今高拱乃受路楷千金爲楷強
辯脫去死罪此其大不忠者九也吳時來抗疏劾嚴嵩
所謂忠臣徐階受　先帝顧命所謂元老拱以私恨多
方害之至於大監陳洪之閑住乃出於　陛下之獨斷
拱思往來情密嘗諷言官欲爲之辯復是黨洪而謂其
不當去也俺答歸順拱乃揚言於人曰此非　國家之
威乃我之力歸功于己不知上有　陛下此其大不忠

者十也高拱不忠負國難以盡記大要指斥正士任用匪人多植朋黨專權納賄蔽塞言路放肆無忌拱一日不去則忠臣義士無由立朝而小人結黨 社稷不安矣疏入有 旨大楚妄言調外任

高舉山東淄川人萬曆二十七年巡按直隸疏畧曰 皇上登極之後孝養 兩宮勤遵 二祖講筵時 御郊廟必親簡賢進直遣賑蠲租至 朝講之暇遇有大軍機大 朝政時 召閣部大臣 面爲商榷以故海晏河清民安物阜識者皆謂我 皇上十數年勵精勤政所致也柰之何自十七年以還 聖體違和將爲靜攝此其時以鼓舞人心光昭 帝德上下得有所聯屬

而政事不至廢弛者全在 朝講召問一二事乃今經筵輟矣日講罷矣視 朝召問之典杳乎未之聞矣此在清平已爲不可今何時也天鳴地震湧血隕星黃氣蔽天銃飛旗落寧夏逆賊一逞狂謀數月于茲乃彼狡爾胡雖日持金帛子女以厭虜之欲聲以讓地讓位以結虜之心烏合雲從賊勢日甚且火酋于諸部中最稱鷙驁焉方西竄海上而倏爾遠來似欲藉力于彼而取償于我勢可虞也臣恐寧夏一搖則關中不可保而宇內從此多事矣東之而關白空國大寇朝鮮失利背城以敗而不得援於我勢必折而南入于倭且倭之不敢輕犯 中國者恐高麗之攻其後也今高麗既破撤我藩

籬臣恐一揚帆則遼左無寧日而　神京有千隣之恐矣近知勦賊于西則借兵于宣府禦倭于東則調兵于薊鎮似矣萬一北邊諸虜啗彼之利而寒我之盟狡焉生心牧馬而南顧此失彼將何所調而何所援耶又萬一奸民俠士有如劉汝國者乘機作難揭竿而影從則處處戒嚴人人警備又將何調而何所援耶此不可不慮也邇年搜索外客房之積僅得六百餘萬年來賑荒補餉支用一空除　內客房未敢擅動　內帑未易測度兩京各部馬船事例暨太僕寺馬價等銀總之數不盈千萬止耳當此供用浩煩之際而所藉止此安所稱富今天下閑營衛所詎不夥多第冊籍空存逃亡過半

而半之存者亦皆老弱尫羸難以爭鋒安所稱強邇來姑息太過法紀漸隳軍卒大抵怯于禦敵而敢于背公鼓譟要挾接踵如是自西寧變起曾幾何時一見乎中州再見于薊門人心渙散安所稱和夫以此不富不強不和之勢即并力以遏方張之虜勝負未可預卜矧今兩來而兩敵之乎又復有左顧右盼前牽後掣之足虞者乎思患及此良可寒心伏蒙 皇上 命將遣師發金給餉是 聖心詎不孔疚 綸音非不日渙乃竟晏然于 九重之內足不出 紫禁之門 睿筭神謀未一措授中外臣民紛紛籍籍咸謂事勢之岌岌若此
皇上之泄泄若彼倘或移時而西虜就擒南倭立馘海

內帖然其無事焉則　陛下將終于不朝終于不講置天下于度外乎懇惟　皇上念國步之艱奮大行之健決策臨　朝諸凡軍機秘策　面與閣部大臣互相籌畫而又重頒之不留　講筵之日舉建　儲格　廟敬天憫人日與臣工圖所為保太定傾之策則　國祚永繫于苞桑矣奉　旨該部知道

忠婦

周

丘子妻我伐蓋殺其君令於蓋群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丘子自殺人救之不死既歸其妻謂之曰吾聞戰而亡勇非孝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軍敗君死子獨何

生忠孝忘於身何忍以歸丘子曰吾固自殺也以救故
不得死妻曰曩日有救今又何也丘子曰吾非愛身也
戎令曰自殺者誅及妻子是以不死死又無益於君妻
曰吾聞主辱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
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
君而事強暴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又可
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
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
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
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耻之況於子乎吾
不能與子蒙耻而生遂自殺戎君賢之祠以太牢而以

將禮葬之賜其弟金百鎰以爲卿而使別治蓋君子謂
蓋將之妻潔而好義

漆室女魯人倚柱而嘯鄰人婦曰子欲嫁吾爲子求偶女曰吾豈爲不嫁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女曰昔晉客舍吾家馬踐吾園中葵使吾終歲不飽鄰人女奔隨吾兄追之溺死使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浸洳三百里今君老悖子少愚魯國有患婦女獨安避哉越三年魯果亂男子戰鬬婦人轉輸不休

戰國　魏曲沃婦者大夫如耳母也哀王爲太子納妃而美將自取焉婦使其子諫王會使于齊婦乃自款王門

上書曰妾聞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亂則亂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大南有勁楚西有强秦而魏居其間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而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與太子妃而賚婦三千鍾如耳還而爵之

齊　王孫賈事閔王王出奔賈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出走汝不知汝尚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與我誅齒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遂與誅淖齒刺而殺之

西漢　王陵歸漢陵母爲項羽所質漢使至見陵母母曰漢王長者終成大業願爲妾語陵使終事之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今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

東漢　馬超入凉州殺刺史韋康參軍事楊阜外兄姜敘屯兵歷城阜往見敘及其母歔欷悲甚曰守城不克完君亡不能死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君擁兵無討賊之心此趙盾所以書弒君也敘母慨然曰人誰不死死于忠義得矣我不以餘年累汝敘乃與趙昂等合謀討超時超已取昂子月爲質昂謂妻異曰當柰月何異厲聲曰雪君父之大仇喪元不足爲重況一子乎遂同進討超殺敘母及月而奔

晉

吳興太守虞潭母孫氏聞蘇峻反入石頭命其子起義兵赴救且曰汝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盡遣家僮從軍鬻環珮以給軍實潭卒與陶侃破峻兵復晉室

襄陽太守朱序母韓氏以秦苻丕寇襄陽克外郭序固守中城韓氏自登城履行西北隅以為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斜城于其內及秦兵至北隅果潰移守新城襄陽號為夫人城秦圍之經年不克

何無忌母劉氏征虜將軍建之女也少有志節弟牢之為桓玄所害劉氏每衘之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謀而劉氏察其舉措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于屏風裏制

檄文劉氏潛以器覆燭徐登梯于屏風上窺之既知泣
而撫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孤其誠常恐壽促
汝能如此吾讐恥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彌喜乃
說桓玄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北魏

梓潼太守苟金龍妻劉氏平原人宣武時金龍爲郡帶關
城戍主梁人攻圍會金龍病不堪部分劉遂率勵守城
人修理戰具夜悉登城備戰百有餘日兵士死傷過半
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與守城人斬之及其黨數十人
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會益州
刺史傅豎眼率救兵至梁人乃退豎眼嘆異之具狀奏

聞明帝正光中賞其子慶珍平昌縣子又得一子出身

武功縣孫道溫妻趙氏者安平人也万俟醜奴之反圍岐周久之無援趙乃謂城中婦女曰今州城方陷務在同憂遂相率負土晝夜培城城竟免賊文皇帝大統六年贈道溫岐州刺史贈趙安平縣君

隋

鍾士雄母蔣氏者臨賀人也士雄仕陳為伏波將軍陳主以士雄為嶺南酋帥慮其反覆留蔣氏於都下及晉王廣平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賀既而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攻城遣召士雄士雄將應之蔣氏謂曰汝若背德忘義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遂止蔣氏復為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

不從尋爲官軍所敗上聞蔣氏甚異之封安樂縣君
譙國夫人洗氏高凉人爲高凉太守馮寶妻有謀略知大義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其子僕至南海誘與爲亂僕遣使歸告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不能背汝負國遂發兵拒境紇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冊夫人爲高凉郡太夫人後番禺王仲宣反圍洗夫人遣其孫暄帥師援洗而暄素與逆黨陳佛智相善夫人大怒遣使執暄繫州獄又遣孫盎討佛智斬之後竟敗仲宣封贈加厚每歲時大會出累朝所賜物陳于庭示子孫曰我事三代主惟用一好心今賜物具存此忠孝之報仁壽初卒謚誠敬夫人

伊川寡婦胡氏甚有志節江南之亂諷諭宗黨守節不從
叛逆封為容陵縣君

唐

鄒保英妻奚氏武后萬歲通天初契丹入寇平州奚氏率
家僮女乘城不下詔封誠節夫人

高獻妻秦氏獻為趙州刺史為默啜所攻州陷獻仰藥不
死默啜欲降之獻視秦氏秦氏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
報賊一官安足榮自是皆瞑目不語默啜知不可屈乃
殺之

金節婦者安南賊帥陶齊亮之母也常以忠義誨齊亮頑
不受遂絕之自田而食紡而衣州里矜法焉大曆初詔

賜兩丁侍養本道使四時存問終身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侃爲項城令希烈分兵略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且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于國家何賴謂宜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如其言而守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守死于外猶勝死於牀也侃遂登城卒退賊詔遷太平令

高氏飛狐令古玄應妻也默啜攻飛狐高能固守虜引去封徇忠縣君

衛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憤史思明

之叛相與歃血赴行宮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

董昌齡母楊世居蔡昌齡更事吳少陽至元濟時為吳房令母嘗密戒曰逆順成敗兒可圖之昌齡未决徙郾城楊復曰逆賊欺天神所不福當速降毋以我累兒為忠臣吾死不恨會王師逼郾城昌齡乃降憲宗喜即拜郾城令兼監察御史昌齡謝曰母之訓也臣何能帝嗟嘆

蔡平封北平郡太君

昭容李漸榮唐昭宗內人也朱温使蔣玄暉弒昭宗漸榮以身蔽帝曰寧殺我毋殺大家遂并遇害

宋

李母蔣氏江陰僉判李易之母也建炎三年金兵至夏港守臣胡紡謂易曰吾曹義當死公毋宜少避易歸具告其母今避母曰我去則汝决不能守矣願與汝同死聞者義之

馬氏者下邽李好義妻也好義爲興州正將吳曦反將攻之拜决于家廟囑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爲計生死從此决矣馬氏叱之曰汝爲朝廷誅賊何以家爲我决不辱李氏門戶馬氏之母亦曰行矣勉之汝兄弟生爲壯夫死爲英鬼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念朝廷不愛性命我輩當如何

徐氏宋和州人金人犯維揚官軍奔潰多肆虜掠執徐欲

汚之徐瞑目大罵曰朝廷用汝輩以備緩急今敵犯行在既不能赴難又乘時爲賊我恨不能斷汝頭肯爲汝辱第速殺我賊衡恚殺之投江中

毛惜惜高郵妓也端平二年別將榮全據高郵叛與同黨王安等宴飲召惜惜佐酒惜惜不應命曰初謂太尉降爲太尉更生賀矣今閉門不納使者乃叛逆耳雖賤妓不能事叛臣安斥責之惜惜罵曰汝本健兒也官家何負于汝輩而反叛吾有死耳不能爲反賊行酒榮全以刄裂口立命臠之罵至死不絕後閫臣以聞特封英烈夫人且賜廟祀後潘紫巖詩曰淮海艷姬毛惜惜蛾眉有此萬人英恨無匕首學秦女向使裹頭真杲卿玉骨

花顏城下土氷魂雪魄史間名古今無限腰金者歌舞筵中過一生

雍氏昌州人宋池州通判趙昴發之妻元兵渡江昴發攝州事知不可守與雍氏訣令先出走雍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遂同縊於從容堂事聞朝廷贈昴發官待詔謚文節雍贈順義夫人立廟有司歲以三月望日致祭

林氏福清人福建招撫使劉仝子之妻也宋末仝子起義兵後亡命自經死有司執其妻林反狀林叱曰林劉二族世爲宋臣欲以忠義報國事不成天也何爲反乎汝知去歲有以血書壁而死者乎是吾兄也吾與兄忠義

之心則一死且求治汝于地下可生爲汝等凌辱耶遂
遇害

安康夫人朱氏故宋宮人宋亡夫人與安定夫人陳氏隨謝全兩后至燕與二三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夫人遺四言一篇于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羞爲北臣妾輩之死守于一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血書世祖覽之命斷其首懸之死所

金

金玉妻霍晉人玉署元帥府監軍時武仙叛遣人齎誥命誘玉妻妻拒曰妾豈可使夫懷二心于國家耶仙怒圍

之數匝殺其子宰壽

寶符李氏哀宗時內人也崔立以汴京降元諸妃嬪皆北遷李氏從至宣德州居摩訶院自入院止寢佛殿中作幡旆會當同后妃北行將發佛像前自縊死且自書門紙曰寶符御侍此處身故

元

徐州娼者至正壬辰秋邊寇陷常州守吏望風奔潰徐爲寇所執命以佐宴憤詈弗從竟刺死之嘉興張翼嘗作忠婦徐娼詩以傳于世

脫脫懷氏副樞客燕帖木妻　大明兵平雲南燕帖木敗績于曲靖馳歸氏閉門不納曰爾受梁王厚恩兵敗不

死何以見爲乃鴆其二男一女命其侍者曰我死爾舉
火焚屋毋令辱我遂飲鴆死

皇明

翁氏池州貴池人建文朝禮部侍中掌尚寶司事黃觀之
妻靖難師入京索傳國寶不得或言許尚寶已赴上游
起兵即黃尚寶也　文廟命執其妻翁氏并二女配家
奴翁叱奴取釵釧出市酒殺遂携二女率家屬十人赴
淮清橋下溺焉一云城南濠中先是觀募兵至安慶聞
京師已定哭語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因招
魂葬之江上明日家僮逊至果如其言觀亦自投羅刹
磯而死

歐陽氏衡山董惟嶽妻惟嶽絆擒流寇賊黨將之夜焚其

家歐陽率子姪擊賊不勝奮身跳入火中以死人咸稱

其忠節

續文獻通考卷之六十八終